

列宁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任成金¹, 于 辉², 王 兵³

(1, 2.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3.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山东 烟台 265106)

摘 要: 虚无主义是指对意义、目的和价值等的质疑, 文化虚无主义作为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一种否认本民族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20 世纪 20 年代, 列宁通过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展开激烈争论。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建设理念。系统梳理列宁时期文化虚无主义的发展历程, 借鉴列宁应对文化虚无主义行为的有益做法, 对于新时代我国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关键词: 文化虚无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派; 文化领导权;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5-0001-07

收稿日期: 2024-07-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KS089): 西方文化输出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项目(22CZTJ08): 民族复兴图景下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确立及其巩固。

作者简介: 1. 任成金(1979-), 男, 山东高密人,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2. 于 辉(2000-), 女, 山东德州人,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3. 王 兵(1981-), 男, 山东邹平人,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教师。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5.003

虚无主义(Nihilism)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通俗来说便是指对意义、目的和价值等的质疑与消极的否定。屠格列夫在《父与子》中曾将虚无主义描述为:“用批评的眼光对待一切”, “不把任何原则当信仰”。^① 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唯心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是一种否认本民族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列宁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在领导权上虚无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地位, 在文化建设上否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否认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企图摧毁民族文化历史根基的行为。针对文化虚无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进行“武器的批判”, 对文化虚无主义虚无党、虚无优秀传统文化等行为作出了强力的回击。

一、列宁时期苏俄文化虚无主义的发展历程

以列宁时期文化虚无主义的发展历程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形成作为线索, 并根据当时不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 可以将列宁时期文化虚无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衰弱四个阶段。

(一) 文化虚无主义的萌芽阶段(1905-1908)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在俄罗斯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出现了以恰达耶夫、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虚无主义者, 这其中不乏以否定传统、崇尚西方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在列宁时期, 文化虚无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政治土壤, 1905 年孟什维克主要领导人阿克雪里罗得提出

①[俄]屠格涅夫:《父与子》, 张铁夫、王英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6 年, 第 27 页。

取消主义观点，主张以无产阶级的无党派政治组织派别来代替民主工党，以此来虚无党的领导地位，“取消派”的形成成为文化虚无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陷入了革命事业的低谷期，无论是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右的取消派”还是以“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为典型的“左的取消派”，在这个时期受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及革命失败的影响，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六三政变”之后，“取消派”对国家杜马采取了投降主义策略，阿克雪里罗得提出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大肆鼓吹取消主义，否认建立秘密的党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把无产阶级政党融化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将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进而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取消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拉林则主张“建立广泛的工人党”，而“这个新的党实际上应当是‘非党的党’”^①。他们主张建立新的公开的政党，取消秘密的党组织，“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的经验）为代价”^②，这种唯心主义史观逐渐蔓延到文化领域，文化虚无主义自此萌芽。

（二）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成阶段（1908-1917）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蔓延至党的领导领域，以“取消派”、“召回派”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虚无主义团伙潜滋暗长。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进行否认，另一方面在组织上无视党的领导权威，“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要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③。“取消派”主张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从1908年《呼声报》杂志的创立，到1909年、1910年《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公开出版，“取消派”开始公然在报刊上鼓吹取消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权，认为无产阶级不具备领导革命事业的能力，主张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领导。“统一全会”过后，“取消派”不仅撕毁了在会上通过的决议，反而进一步利用《呼声报》发表文章来变本加厉地诋毁党的政策。列宁针对“取消派”破坏党内统一的行为指出要“取消取消派”，于1912年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将“取消派”清除出党；“召回派”要求从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反对利用合法组织、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斗争，主张保持党的绝对秘密状态”^④。1909年底，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的基础上，在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前进”集团就此成立，“无产阶级文化派”就肇源于该集团。“前进”集团忽略当时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主张在召回主义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杜马的绝对必要性的观点，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⑤。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质上是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掩护。1917年，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为满足接受文化教育的需要，群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教育组织纷纷成立。为了避免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对群众自发教育组织的控制，确保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十月革命爆发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成立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并在其纲领中要求文化活动的自治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便肇始于该组织。后来，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前进派”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取得了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这样，以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为主要特征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此产生。^⑥文化虚无主义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发展为文化虚无主义走向高潮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虚无主义的兴盛阶段（1917-1921）

这一阶段，文化虚无主义随着“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壮大而进一步发展，在思想体系上更加完善，在影响力方面进一步蔓延。在波格丹诺夫等人推动下，“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协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从虚无主义观点出发，要求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模式”。1918年8月，无产阶级

①《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③⑤《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第190页。

④吕世伦：《列宁法律思想史》，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⑥马龙闪：《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第3-13页。

文化协会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力反对农民、工人等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领导，他们认为“这至少是对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的极大侮辱，是对其文化自决权的否定。”^①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广泛的一个文化集团，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社会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他们一方面主张取消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领导，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面的否定，同传统文明彻底决裂。另一方面排斥非无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主张在实验室里培育“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同时，他们庸俗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崇尚西方的现代化机器生产以及“集体主义”艺术。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也不断走向高涨。到了1920年，“无产阶级文化派”达到了它的巅峰，它在全国有三百多个分支机构；成员有五十万人，其中八万人为本会各类社会团体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推动下，苏俄文化虚无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它不仅要求文化自治，否定苏俄的文化传统，而且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排斥党的领导，从文化上的虚无走向了政治上的虚无。

（四）文化虚无主义的衰弱阶段（1921-1924）

随着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加之列宁积极的教育引导，苏俄文化虚无主义产生的政治、思想、文化基础不断遭到削弱，其传播和影响不断走向衰弱。1920年，列宁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虚无主义行为作出系统的批判。列宁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主张无论什么教育都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同时对文艺部门以及教育部门进行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待政策。再加上列宁晚年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②。在列宁文化思想的影响下，1921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思想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基本纠正，同时与教育人民委员会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1922年以后，见弃于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迅速衰落，分会和小组数量锐减，活跃的分会只剩下寥寥20余个，到1924年，登记的会员不足500。“无产阶级文化派”衰亡的同时，苏俄国内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也逐渐减弱，苏俄文化建设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二、列宁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

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给党和国家文化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列宁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和确保文化建设方向出发，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否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批判文化建设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方面试图虚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中用的”“士兵党”。他们在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散布其所谓的“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学说。所谓的“马赫主义”就是片面夸大感性，主张经验至上的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想。波格丹诺夫试图将二者嫁接，“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更是主张“经验一元论”的错误思想，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文化形成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忽略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一片废墟的现状，一味地强调其任务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唯一地献给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③，追求其所谓的“平等”的、与共产党“平行”的地位，企图在文化建设上获得自治权。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无产阶级文化派”无论是其企图争取文化上

^① 郑异凡：《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

的自治权还是其否定党在文化建设中领导地位,都是其否定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表现,就其实质而言是否定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文化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列宁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破坏党的统一的虚无主义行为,对于其摆脱党的领导倾向的行为作出严厉的批判。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的言论,列宁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以挫败其虚无党的领导的企图。一方面,列宁强调文化的领导权是文化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动行为作出强调:“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①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和关键所在,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②另一方面,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列宁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创造“纯”文化的做法,提出要坚决打破“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孤立状态,争取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摆脱唯心主义观点的束缚。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建设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③同时,列宁在1911年初在《我们的取消派》中针对波特列索夫和弗·巴札罗夫在《我们的曙光》中所发表的文章作出批判,指出其“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④的特点,强调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取消派要取消党,我们则要取消取消派”^⑤。

(二) 批判文化建设脱离人民和实践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上脱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专家,否定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上与人民群众相脱离。“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波格丹诺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是“排除了任何异己的‘阶级混合物’的文化”^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⑦。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上与实践相脱离,主张在实验室里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实验室”中,通过闭门造车的实验来制造他们所谓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们坚持“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简单化、庸俗化地去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文化可以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发展。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其观点是“十足的杜撰”。一方面,列宁严厉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上与群众相脱离,拒绝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与否定旧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写到:“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⑧他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将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雅柯夫列夫受列宁委托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批判,指出其忽略“俄国工人阶级连同家属勉强占全国人口的15%,而共产党员的人数则不到无产阶级人数的10%”^⑨的社会基本条件,而去排斥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错误行为,并强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必须引导人民教师、中学教师和教授从事的文化工作沿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轨道前行”^⑩。同时,列宁对于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严厉批判了其对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排斥行为,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派”没有正确认识当时国家农民和文盲占大多数的国情、没

①②③⑧《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第374页,第332页,第332页。

④《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⑤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回忆列宁》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6页。

⑥⑩白嗣宏:《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88页,第170页。

⑦⑨郑昇凡:《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第256页。

有认识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没有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另一方面，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创造“纯粹”的文化的行为，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而“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① 雅柯夫列夫也对此行为进行讽刺，指出其行为就如同“从前古代女神从大海的泡沫中出现一样”^② 的荒谬。列宁深信，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必须与当时俄国的现实条件相符合，只有这样“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才会在苏维埃大地上繁荣地发展下去。

（三）批判文化建设摒弃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上主张否定过去的文化遗产、否定文化的民族性、摧毁旧文化。激进的革命主义者以否定沙皇制度为源头，否认沙俄的历史文化，甚至主张废除俄文字母代替以拉丁字母，“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虚无主义更是突出。一方面，他们漠视历史，主张否认民族文化、否定一切文化遗产，“把那些旧的艺术形式撕毁、粉碎”，向人民群众鼓吹虚无主义思想，与过去的文化“决裂”，主张在“纯粹的”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之后，再对过去的文化作出研究。波梁斯基更是指出无产阶级文化要斩断与过去文化的一切联系，否定了文化是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发展的。另一方面，对待资产阶级文化，他们主张“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主张文化建设的“独立性”，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波格丹诺夫以“马赫主义”的“组织科学”为理论基础，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像对待异教一样对待资产阶级文化。普列特尼奥夫则是认为：“正题是资产阶级文化；而它的反题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③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摒弃文化遗产的态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派”这种做法割裂了文化传统，将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一方面，列宁严厉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继承旧文化的态度。列宁认为，文化同历史一样需要认真对待，不应该摧毁人类所创作的文化，而是要用来为劳动人民服务。列宁指出，应该批判地分析文化遗产，弘扬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向前发展指明了道路和途径。另一方面，列宁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张，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合理的批判与借鉴。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④ 列宁对各种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为苏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列宁对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当代启示

文化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意识形态建设会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列宁在苏俄文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⑤。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

^①《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

^②郑异凡：《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③白嗣宏：《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5-346页。

^④《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页。

了彻底的批判。同样的，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也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等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提供理论指导，保障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①面对我国现阶段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冲击、国内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要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切实发挥党对文化建设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坚决与歪曲历史、颠倒真相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确保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前进。党在把握文化虚无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多措并举，聚焦焦点问题精准打击，深刻揭露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政治目的，压缩了文化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人民群众，企图在实验室里创造“纯”的无产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指出文化“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列宁的精辟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这是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最深厚的力量根源。因此，一方面，要秉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③。“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④，在文化建设中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主旨，以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着力点，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切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作品，从而清除文化虚无主义隐形渗透的存植空间；另一方面，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首创精神。“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⑤，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中，在传承和创新中合理引领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充分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动精神，提高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参与度，从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制度认同、理论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坚定文化自信，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培养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⑥一方面，要对中华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中华文明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

①⑤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20年，第83页，第108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页。

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6页。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①我们要在文化建设中肯定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创新表达形式，在创新中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同时，在“创新”中“守正”。我们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在创新中继承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守正”才能不忘本来，不犯颠覆性错误。要正确把握古代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联系，用批判性目光来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汲取其中的智慧与养分，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再利用与转化，以增强中华文化内涵的民族性。另一方面，要兼收并蓄地对待外来文化，发挥文化的“包容性”作用。要深刻学习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为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取其精华，在创新中使之融入中华民族的特色和血脉，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要坚决否定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增强国家的文化创造性，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国家的文化品牌，促进国家文化“走出去”，展现出强大的文化软性力量。面对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正创新，提高全国各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健康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虚无主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以否定党的领导和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为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时刻警惕的一种错误思潮。通过考察列宁时期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演变，总结汲取苏俄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列宁应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有益做法，对于新时代我国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Lenin's Critique of Cultural Nihi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REN Cheng-jin¹, YU Hui², WANG Bing³

(1,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5900, China;

3. Yantai Chinese and English School, Yantai 265106, China)

Abstract: Nihilism refers to the questioning of concepts such as meaning, purpose, and value. As a manifestation of nihilism, cultural nihilism is a cultural movement that rejects native cultural values in favor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In the 1920s, Lenin engaged in heated debates with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faction,” critiquing the ideology of cultural nihilism. During his leadership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its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Lenin proposed numerous valuable idea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ultural nihilism during Lenin’s era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counter this phenomenon, we can gain important insights. These insights are crucial for resist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new era, safeguarding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foster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ultural nihilism; proletarian culturalism; culture hegemony;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 常伟]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页。